

淮 剧

跳 盂

顧神童 顧艳琴口述
曹永刚记录 江 峰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戏曲小丛书

跳 杯

〔淮 剧〕

顧神童 顧艳琴口述

曹永齡记录 江 峰整理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

*

开本：850×1168 耗 1/64 印张：12/32 字数：12,000

1957年12月第1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,000

統一书号：10077·688

定价(6)0.08元

前 記

“跳杯”为“蝴蝶杯”中的一折，是淮剧的傳統劇目。故事寫：漁家女胡鳳蓮，以告江夏縣不理民詞为名，誣進公堂，訴說盧林縱子行凶，强奪娃娃魚，要求償还父命，使因案負和大白。布政司董文主張正义，喜愛鳳蓮胆識，憐其孤苦无依，認為义女，帶至府內，視作親生一般，处处关怀备至。孰知鳳蓮終日愁眉不展，董頗引以為憂。再三推諱，誤認“女大思嫁”，决为选婿擇配。

鳳蓮聞訊大驚。然难于啓口道出藏舟許配田玉川的事；又碍于龜山一案未了，不敢輕易泄漏田玉川行踪。

后經董文再三盤問，始吞吐說明贈蝴蝶杯訂婚之事。董不信漁家女能配官家子，乃取杯試驗，果有蝴蝶飛來。董不覺雀躍。手舞足蹈，喜悅万分。决心尋訪玉川，使与鳳蓮完姻。

“蝴蝶杯”改編成大戲后，“跳杯”一折久已不演。其实，“跳杯”是承上啓下的一个重要关键，它

解决了胡鳳蓮从五堂会審起到与田玉川重逢止，一段时间里的去向問題，而且情節也比較合理。

整理本和原本的異同是：一、修改并重新組織了詞句。（原本系幕表，用的是“隨詞”。）

二、突出了董文的正義、善良和关心义女鳳蓮的遭遇。（原本僅是情節的交代，主題比較模糊。）

三、采用傳統方法，表演跳杯的舞蹈動作，并分为看蝶、赶蝶、扑蝶三个段落。（原本用紙札蝴蝶出現杯旁的办法，地位有了局限性，舞蹈動作不强，層次亦不明。）

四、由于采用傳統方法表演跳杯的舞蹈動作，也統一了全劇的風格；引子、定場詩便更有条件被保留下來。——特别要提一提的是董文的扮相和服裝：董文是老小花臉，头戴尖紗駙馬冠，身穿紅蟒，頗为別致。

这个剧本是与藝人合作整理的，因限于水平，恐有謬誤之处，亟待指正。

江 峰于上海

跳 杯

[淮 剧]

时间：游龜山五堂会审后。

布景：布政司内衙花廳。

人物：董文(布政司)、胡鳳蓮、秋兒、家院。

〔董文上〕

董 文：(引子)市政学包拯，執法不徇情。

(念詩)何懼帥府威令顯，黑白是非要顧全。

自从五堂会审后，收下义女胡鳳蓮。老夫，布政司董文，喜的是忠臣烈女，恨的是惡霸強梁。惱恨总督盧林，为龜山一案，竟敢擅弄威权。五堂会审江夏縣，可笑在公堂之上，一个硬要囚手。一个是連推不知，这还成何体統！那时来了个聰敏伶俐有胆有識的胡鳳蓮，她在堂前高声叫冤，口口声声告的是那江夏縣田云山。总督一听正中下怀，就把胡鳳蓮傳上堂來，不料她上得堂去，却不是告那江夏

縣，告的是盧世寬，在龜山搶魚行凶，打死她的爹爹胡彥，要求伸冤昭雪。盧林老賊一听，兩眼直瞪，人証俱在，案情已明。一时无話可回。恰巧朝廷有旨，命盧林邊關征戰，因此將案擱置一旁。老夫見那鳳蓮有胆有識，却是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故而將她收為义女，帶進府來。怎奈她总是愁眉不展，倒叫老夫挂心。啊呀！她到底為了何事呢？（沉吟）她母親早亡，父親已經埋葬入土……（想）喔喔，莫非為了這個。（意指鳳蓮婚事）是呀，常言道：女大不中留。啊呀……我真是個老糊塗了。鳳蓮啊鳳蓮，你何不對老夫言明呢？噯，我一定要為你選個佳婿，讓你終身有靠。（越想越對）對，對，對，家院。

家 院：有。

董 文：請小姐下樓。

家 院：是。（向內）有請小姐下樓。

胡鳳蓮：（內白）來了！

（上）（欲唱引鳳蓮上）

胡鳳蓮：（念）只憶捕漁補網，哪曉得秀梳妝。

生身若父慘死，田郎又奔何方。

爹爹在上，女兒參拜。

董 文：罢了，一旁坐下。

胡鳳蓮：是。(輕嘆)唉！(暗拭泪痕)

董 文：(端詳)啊！兒呀，你吃的是油，穿的是綢，你，还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啊？

胡鳳蓮：我……沒有啊。

董 文：看你終日愁容滿面。喏！你的眼角上，臉上還有泪痕呢！

胡鳳蓮：这……(急拭泪)

董 文：兒有什么心事，对为父講講也无妨啊？

胡鳳蓮：爹爹，兒只为生父惨死，母又早亡，要不是爹爹收留，兒怎生得了呀。

董 文：哦！这也是人情之常呀！为父早就講过，你能不忘其本，足见我兒一片孝心。啊！兒呀，你如今已是標梅年華，为父有心替你选門佳婿，兒的心意如何？

胡鳳蓮：(驚愕)啊！(出乎意料)爹爹，你……

董 文：怎么样啊？

胡鳳蓮：爹爹，女兒我……(难言之隱)

董 文：喔！(以为女兒害羞，示意家院、丫环下)啊！女兒，花廳上只有你我父女二人，还怕的什么难为情哪？

胡鳳蓮：爹爹，女兒我不要哇……

董 文：不要！緊……(端視女面)是你心里說的，还

是嘴里說的？唔……为父看來，你嘴里未說不要，不要；心里未恐怕是要呀，要呀，要。哈……見啊！你看是与不是？

胡鳳蓮：爹爹啊！

（唱“自由調”）

老爹爹坐花廳笑容滿面，
要与我配鸞鳳紅絲來牽。
他怎知与田郎兩情繾綣，
蝴蝶杯为聘媒姻緣早联。
倘若是我父他再把婿選，
豈非为难女兒鳳蓮。
我本当上前去細說一遍，
女兒家羞答答有話难言。
不講明又恐怕鴛鴦錯点……（趨趨不前）

真好比热鍋螞蟻，思來想去，主意不定，心乱如麻。反把那愁腸添。（含羞）

董文：（唱）男大当婚女当嫁，
定与你找一个風度翩翩的美少年。

胡鳳蓮：爹爹……我……（摇头）

董文：哦……（欲会她要嫁歌）

（唱）并不是嫁了女兒潑出水，
我还要重重的陪上一份大妝奩。

唔！龍鳳的被窩綉金綫，
四季的衣裳用錦綉，
箱籠要裝它二百件，
金漆的盆桶都備全。

胡鳳蓮：爹爹……（欲言又止，難）

董文：（學她）唔！唔！……（益發她難含又笑）
（唱）你莫非离开老父不情願，
女兒啊！

我可以為你招个住婿在家園。

胡鳳蓮：爹爹……我……

董文：你怎麼樣呀？

胡鳳蓮：我……有了……

董文：啊！有了？唔！有了什麼呀？

胡鳳蓮：（唱）有……

董文：啊！

胡鳳蓮：（唱）有……

董文：唔！

胡鳳蓮：（唱）未曾開言我紅了臉，
爹爹，

女兒已經把婚聯。（難）

董文：哦！有了人家了，想必是父母生前所許？

胡鳳蓮：（搖頭）……

董文：（想）難道是你自己所訂？

胡鳳蓮：(含羞點頭)……

董文：唔！年青的人，別的未曾學會，這訂親未倒不要拜師啊！哦！我來問你，許配的是怎等样人？

胡鳳蓮：這……爹爹，倒不如你猜上一猜。(天真，撒嬌)

董文：要我猜嗎？為父我不猜早就明白。(自以為是)

胡鳳蓮：啊……

董文：你是個打魚出身，定是配個漁船上的男子。

胡鳳蓮：爹爹，你這猜……

董文：猜着了。哈哈……

胡鳳蓮：猜錯了。

董文：(奇)猜錯了？(想)難道要比漁船上的高一些嗎？

胡鳳蓮：(點頭)……

董文：唔！莫非是那些漁販走卒、行商之戶嗎？

胡鳳蓮：(搖頭)……

董文：(學她)不是的，還要高。

胡鳳蓮：(半羞半喜)唔！還要高。

董文：哦！莫非是那鄉下的肉頭財主的兒子嗎？

胡鳳蓮：爹爹。

董 文：对了。

胡鳳蓮：(搖頭)還要高。

董 文：(驚奇)還要高！(旁白)唔！讓我來拾掇拾掇㊟她，看她懂是不懂。兒啊！(故意地)看你這樣的人才，一定是配上个官家之子了！

胡鳳蓮：爹爹，被你猜着了！

董 文：(驚奇)猜着了？

胡鳳蓮：(點頭)……

董 文：(不信)為父倒要問你，他是京內之官，還是京外之官？

胡鳳蓮：是京外之官。

董 文：(想)哦！京外之官，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

胡鳳蓮：這……是那……(顧慮到出案未了，不便說出)不說也罷。

董 文：(關心)兒啊，看你吞吞吐吐的，只怕是受了騙了吧？

胡鳳蓮：……

董 文：(忖度)一个是漁家之女，一个是官家之子，門不當，戶不對，啊呀……你真是年輕人不懂事啊！

㊟ 拾掇拾掇，讀如“人決人決”，調弄、作弄的意思，恰如上海話“搗搗伊”一樣。

胡鳳蓮：爹爹！

董文：老夫身為布政司，管帶二十余縣，這京外之官，為父盡知，快快說將出來。你是怎樣與他訂親的，說給為父知道，兒啊，我也好為你作主哇！

胡鳳蓮：爹爹！

董文：你講啊！

胡鳳蓮：爹爹容稟。

董文：快快講來！

胡鳳蓮：（唱）自幼兒娘早亡父名胡彥，
打魚人雖貧窮倒也安然。
那一日在龜山奇魚出現……

董文：奇魚！（想）是不是那人頭娃娃魚？

胡鳳蓮：正是。

董文：你可知那人頭娃娃魚的來歷啊！

胡鳳蓮：女兒不知。

董文：此乃鯪魚所配，美人魚所養，千年難得一見，算個奇魚呀妙事！

胡鳳蓮：爹爹，只為奇魚妙事，惹下一場大禍。

董文：是啊！沒有這場大禍，你也到不了我的家中啊！

胡鳳蓮：爹爹啊！

（唱）我的父喜冲冲去到街前，

遇着那盧世寬冤家對面。

董文：為父早就知道。

胡鳳蓮：（唱）問魚你討二吊；

他只還二百銅錢。

董文：咳！兩吊錢本來討得不多，二百錢，這是怎麼還價啊？

胡鳳蓮：他還言道，不要說已經把二百錢，就是一文不犯，也應該孝敬孝敬他。

董文：却是為何？

胡鳳蓮：爹爹，你難道忘記，他是帥府的公子啊！

董文：哼！豈有此理！

胡鳳蓮：他還說：這叫做漫天討價，着地還錢哪！

董文：呸！這是什麼理，真是他媽的趙錢孫李！
（氣）不賣。

胡鳳蓮：爹爹，

（唱）不賣魚他那里放出惡犬……

董文：哦！不賣魚，他就放出狗來！啊呀！帥府里的狗倒是有些兒威風啊！

胡鳳蓮：（唱）眾惡奴齊上前亂打皮鞭。

年近父鮮血淋氣息奄奄……

董文：龜山之上就無人前來抱打不平嗎？

胡鳳蓮：（唱）來了那田玉川英雄少年。

董文：晤——（暗贊）

胡鳳蓮：(唱)他一脚踢死了帥府惡犬，

董文：啊呀……不得了！

胡鳳蓮：爹爹，怎樣不得了？

董文：田玉川一脚踢死了那只狗，他們就不能人仗狗勢了。啊呀……這帥府的威風就丟了一天半了呀！兒啊！後來便怎樣？

胡鳳蓮：(唱)轉面來攪我父細問根緣。

抱不平罵小奸兩下翻臉，

眾惡奴仗人多一拥上前；

田玉川奮神威拳打足踢，

打得那盧世寬哭叫皇天。

董文：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要重重的打！

胡鳳蓮：爹爹啊！

(唱)我爹爹遍体伤危在旦夕，

才回船話未盡命赴黃泉。

又听得大江上喊声一片，

有一个少年人來在江邊，

他言道后面有追兵甚急，

求大姐擺个渡要把手援。

得方便自應該与人方便，

將漁船藏蘆葦一夜未眠。

董文：慢來，慢來。我來問你，這船有多大？

胡鳳蓮：長一丈二，寬五尺有餘。

董 文：(自語)長一丈二，寬五尺有餘。(想)你
在哪里？

胡鳳蓮：船梢。

董 文：那個少年呢？

胡鳳蓮：在船頭上。

董 文：船頭，船梢。鳳蓮——這船艙內呢？

胡鳳蓮：船艙中乃是我生父的尸靈啊！

董 文：哦！船艙中是你生父的尸首。他在船頭，
你在船梢——(教心)唔……兒啊！你二人
一夜未眠，可曾講些什麼？

胡鳳蓮：這……

董 文：啊……

胡鳳蓮：這……

董 文：慢……不要這個那個，你快與我講啊！

胡鳳蓮：爹爹。

(唱)初更玉兔才露面；

二人相對默無言；

二更二點月嬌艷，

眼角偷看為避嫌；

鼓打三更又三點——

董 文：講了話了吧？

胡鳳蓮：(唱)同舟共濟二情牽；

四更四點月偏西，

董 文：怎样啊？

胡鳳蓮：（唱）心心相印結良緣。

董 文：啊！

（唱）水月為媒令人羨，
姻緣簿上佳話添。
既然雀屏已中選，
不知何方美少年？
家住哪州并哪縣，
如今又在哪一邊？

胡鳳蓮：（唱）天色微明他就走，
天涯海角把身潛，
好似風箏斷了綫，
怎知他在哪一邊。

董 文：唔！（起疑）

（唱）情把鳳蓮來埋怨，
你不該故意來瞎纏；
世情澆薄人心險，
只怕你被人遺棄秋扇捐。
見呀！若要為父拿主見，
姓甚名誰說說全。

鳳蓮：這個少年可有名姓？

胡鳳蓮：有。

董 文：他叫什麼？

胡鳳蓮：（猶豫）這……

董 文：講啊！

胡鳳蓮：爹爹，女兒說出來，你要與兒作主。

董 文：當然與你作主。

胡鳳蓮：他叫……

董 文：嗯……

胡鳳蓮：叫……

董 文：（學她）叫……

胡鳳蓮：爹爹……（招手耳語）

董 文：哦！是他——（突然忘記）兒啊……是哪一個啊？

胡鳳蓮：是……（再招手耳語）

董 文：哦！哈哈哈哈哈！（又忘記）是哪一個啊？

胡鳳蓮：爹爹，你还不曾聽見嗎？

董 文：不是，不是，為父一笑，就把他笑忘了。

胡鳳蓮：噯！……（再耳語）

董 文：哦……是……哪一個？

胡鳳蓮：（小聲地）田玉川。

董 文：啊！

胡鳳蓮：田玉川。

董 文：哪一個田玉川？

胡鳳蓮：江夏縣之子，田玉川。

董 文：哦——是他嗎？